

全集學

萊莉爾：

蝴

蝶

夢

哥

德：

少年維特的煩惱



19

名家出版社有限公司印行

世界文學全集 19

精裝39大冊
定價10600元

編纂者：本社編輯部
出版者：喜美出版社
登記證：局版台業字第2114號
總經銷：名家出版社有限公司
門市部：台北市萬大路576號
電話：3019692·3038722·3077633
初版：中華民國七十年四月一日

夢

蝶

蝴

昨夜我在夢裏再夢見特里，是好像我站在鐵門的傍邊，一瞬間我不能就此進去，因為鐵門攔阻着我，一條鎖鍊和一副鎖封起這扇門，我在夢中呼喊著守門的人，可是沒有回答；隨着緊貼那銹鐵枝向內透視，只覺得寓內門無人居。

煙窗中不見有煙火，格子窗裂得可憐，這時，好像其他做夢者一樣，在忽然間有一種不可思議的力量，一縷精神穿過阻在我前面的障礙，那大路仍然在我面前，轉彎抹角，好像平時一樣，但當我前進的時候，覺得事實就不同了；這便是狹窄和不規則，據我所知，這並不關路途的事，最初我疑惑和不明白，但當我低著頭想要閃避那垂下的樹枝時，我才認清楚這個原因，天然之所謂天然，它的狡猾的行動，竟用有緊黏性的巨爪侵略那大路。素來以恫嚇出身的樹，現在仍保持勝利的作風，牠們密集的，黑暗和凌亂聯同阻礙那大路，掬樹伸引起白色赤裸的枝幹傾斜地互相勾結着，樹葉混合成奇異的擁抱，在我頭上所砌成的形象，恰似教堂尖端的圓拱，這裏也有很好的樹木，但都是我所不認識的，肥矮的橡樹，歪曲的榆樹，這些樹都被掬樹葉蔓延着，使牠們變為出乎世俗之

物，沿途的灌木和小樹，沒有一樣使我能夠記得起。

大路已變爲羊腸小徑，砂石路面已成爲過去，所有的只是草和蘚苔的鋪面，這些樹枝垂得很低，變成了前進的屏障；多節的樹根看來變做滿佈骨骼的魔爪，在這森林中所分散的各種灌木，我知道在這時代已劃分成了門部，雅觀而實用的八仙花屬的樹木，有著名的藍色的頭部，沒有什麼能阻止牠們的生長，現在牠們在此更能自由伸展，高到令人可怕，也不見有一朵小花，色黑而且醜怪，正和寄生在牠傍邊的小樹一樣怪狀。

漸漸地，峯迴路轉，山窮水盡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有時在一已倒的樹下找路前進，或者在冬天雨過的泥濘小溝找尋出路，我沒有想到這條路是如此的長，過了不知多遠，雖然樹林完了，但隨着行徑再去所得的仍是迷宮，一片令人呼吸窒塞的原野，渺無人煙，走前去只見一條生長得極不自然的灌木橫枝向四面展開。我站着，心房在喘息中跳動着，有特別的隱痛，淚珠伏在我的眼睛後面了。

這便是夢特里，神秘和靜寂就像以往一樣，灰色的石壁在我夢中反照着燦爛的月光，玻璃窗映着綠色的草原和堦石，但時光不能磨毀那健全整齊的牆壁和因定的位置。

陽臺傾斜的對着草原，那草原延伸到大海。我轉身便見一片銀光，靜寂地在月色之下好像一片平湖，不受着風和浪。沒有波濤能夠來騷擾那夢中的水，亦沒有大塊雲霧。

風從西面吹來，使這平淡的天色略變晦暗。我再轉向屋中去，覺得站立着似乎是不可侵犯的，不可捉摸的，又好像我們昨日才離開這裏。我察度那花園也居然森林化起來，甚至樹木也是如此，杜鵑花高到五十尺，和另一種樹纏繞而且交搭着，他們實行異族媾婚，附寄在一條無名的灌木上做客人，可憐的私生子附纏在他們的脚跟，他們好像已覺得這是假冒的子孫。紫丁香花婚偶了山毛澤，彼此之間愈加親密；可惡的長春藤是有名的美德侵犯者，她竟用捲鬚包圍他們使變成她的囚犯。常春藤在這毀亂的花園中佔據重要的位置。長的藤蔓延過草原，不久有爬上屋頂的姿勢，這裏又有別種樹，在大樹的腰部活動起來，大約有一種種子是早於若干年前遺留在這裡的，現在呢？和常春藤聯合起來像大黃樹一樣可怕，向水仙花開花之處前進。

遍地都是蕁麻，這種物類似軍隊的先鋒，他們阻塞那陽台，散佈在小徑上，去勾纏他物，既粗陋而且瘦削；還要障礙屋中的大小窗戶，但他們有一種相同的遭遇，無論何地的蕁麻都是要被大黃樹破壞其秩序，於是躺臥成團皺模樣，毫無整齊可言，只有難爲了那小徑吧了。我離開大路而走上月台，因爲蕁麻並沒有阻止我，一個做夢者，我行來迷惑不清，但沒有事物能令我後退。

月光能夠在幻想中加多奇異之想，雖是做夢的人也是一樣，好像我站在這裏，寂靜

而沉默的，但我能夠覺得這間屋並不是空無人居，從氣息上回想過去，好像以前也有這房間呢。

光線從窗外射入來，窗簾受着夜的空氣而搖動，在那邊，圖書室的門虛掩一半，好似是我們剛從這裏離開，而且還有我的手帕在秋天玫瑰花的瓶子傍邊。

這個房子足以證明我們曾經來過的，一堆的書是預備待人安放，還有拋擲過的一本名「時代」的冊子，煙灰盒有殘餘的紙煙，墊子還有我們頭上的枕痕，椅子也是一樣；火爐還有餘火未熄和晨曦相輝映，還有者士巴，可愛的者士巴，帶着精神的眼光和深深傾陷的頰，他或許爬伏在地板上，牠的尾巴便要搖動，當他聽得主人的腳步聲的時候。一朵雲——從未見過的，浮到月亮之前，頃刻間的飛翔好像一隻魔手掩蓋人面，一個幻影隨它而來，窗前的光亮也隨之熄滅了。我看着那荒涼的軀殼，最後只有飄然神往，對着那撩人的四壁，尙復何言。

這間房屋是一座墳墓，我們的痛苦和恐怖埋葬在這舊址上。這裏再沒有復活。當我在行程中回想夢特里，我是不苦痛的了。我也曾想及此，我能否沒有恐怖而留居在這裏呢？我將回憶起夏天的玫瑰花園與及抽曉時的鳥語，在栗子樹下喝茶，與及欣賞草原前面喃喃的浪湧。

我又回憶起棕色的紫丁香花和快活谷中的風年。這些回憶是永久的而且不易消滅，這是一種追想，不能磨毀地遺留着，當時那塊雲掩了月亮的臉孔以後，我便追尋那裏的憧憬；我仍和其他人一樣知道這仍是做夢，而且在活現着我是躺在不知幾多百里遠的外國地方上。我只是走路，時間很快的過去，現在我是在郊外酒店的房中，在缺乏空氣的地方下安憩，我嘆息一陣，伸個懶腰和轉一次身，睜開眼睜時，發閃光的太陽使我迷惑，日光是一般強烈，天空是這樣晴朗，比之我在夢中所見的月光是相差很遠的。這日色無疑地很久已留在我們之間而沒有大變動，而且充滿一種神秘的肅靜。這種可愛的安靜，是我們以前所未領略過的。我們不能談及夢特里，我不能說出我的夢境。因為夢特里不久便不是我們的了；再沒有夢特里了。

二

我們永不能再回去了，這是必然的。過去的一切仍然很清楚地現在我們的面前。這些事物我們曾設法使之遺忘，但回過了身後不久仍是重現的，這種神秘恐怖和偷偷摸摸的憧憬，只有延長那模糊不合理的苦痛——多謝上帝，現在得到憐憫的靜息——

他有奇異的忍耐性和永不自得的痛苦，但不是當他回憶——那些遭遇的時候。

我能說出來，使他突然間感覺迷惑和毀滅，使他可愛的臉孔失去一切色彩，好像用一隻魔手拂拭過一樣的清。這時候一幅假面孔便形成了；便成了冷而且是物形的雕像，雖然依舊美麗，但是沒有生命的了。他必將抽完一口紙煙再來一口，沒有東西能阻止他，殘餘煙灰片片的落在地板上，快就變做落花的葉瓣了。他也必定快而懇切地高談闊論，但事實上是沒有好談的，亂抓一種東西當作止痛的必靈丹罷了。我相信這便是男人，或是女人用來增強抵抗痛苦的方法，原理是用激動以忍耐責罰。我們對於這些方法真可謂能夠充分利用，也不必理會這似乎是一種諷刺。我們之間都明白恐怖和孤獨的苦痛，我們預料不論遲早每人的生命都要受一息間的裁判，所有我們都有各人的特別惡魔，牠們驅趕我們，使我們陷入苦境，我們也必須掙扎到底，我們已經征服了自己，最低限度我們必要這般着想。

惡魔已不能再次驅動我們了，我們已經渡過了危機，當然最受過相當痛苦。他的預防患難的方法，一起先便是正確的；好像一個自誇的女藝員演出不重要的劇本一樣的穩定。我敢說我們已對自由發生極大的代價。但我可怖的人生經歷已夠成爲一本傳奇小說，今後我亦願犧牲我五官四肢，只求能保險我平靜和安全就夠了。快樂是不值得重視，

不過是思想的生成物和意志的領域罷了。當然我們有一息間異常消沉，但是尚有其他的一息，不能用時鐘估計其久暫：只要時光永遠繼續下去，就能得到他的笑容。我知道我們是生存一氣的，我們聯合前進，沒有思想和意見的分歧可以阻止我們的行列。

現在我們彼此之間已經沒有秘密，各種事情都是共同擔享，讓我們的小旅店成爲廢物，讓那些食糧變爲平淡而不重要吧！日日習慣下去便是一樣沒有分別了。而且我們現在沒有反對這個意向去做人。我們曾遇着許多人，他們是看過任何大酒店的。我們倆都是主張樸素的，若果我們有什麼疲乏或討厭的時候，討厭便是阻止驚恐的聖藥。我們很少追隨常規去生活，以及我——我已發展到能夠高聲朗誦。只有一個時候我知道他是不能忍耐的，便是郵差的遲緩，因爲我們必需留下等待英國的信件，我們曾試用無線電報，但這又十分的煩擾，於是我們藏隱着我們的興奮。許多日前的鬪蟋蟀的結果好像暗示着我們的行徑。

啊！雖是一種試驗的比賽，也足以在無聊中拯救我們，拳擊啦，彈子戲啦，甚至學生運動的決賽，跑狗，和那些小村落的小競賽，這些都會使我們望梅止渴的。有時那本「春之原野」的舊本給我看見，也使我狂喜。我可以從這平淡的小島而回想到英國的春天，我記憶起那瀑布和五月的風光與及綠色草原上的栗色植物，還有白頸鴉在樹上飛鳴

的情景，也好像在夢特里時一樣，從那破皺的紙頁中，我好像嗅着潮濕的島國天氣，回味着原野的氣息，又感覺得溽溽的蘚苔的種子正被白鷺向各處散播。

我們在過去得到庇陰，我也得到教訓，讀英國的新聞，是啊！還有英國的運動術和英國的政治學，但在將來不過利用這些以消除我們的孤寂吧，增加我私情的放縱吧，顏色，景物和聲音，雨和水，甚至秋天的薄霧和潦水的潮泛，都是夢特里的永不能抹殺的回憶。有等人作無數次的長途旅行以找尋不知所謂的願望，我的嘴巴只要是新奇，就不怕疲倦，我是一個英國通，我知道英國每一個荒野所屬的主人的名字和租借者，我知道很多個松鷄被告的小事，我知道有幾多夢虎刺與及鮭魚出沒的地方，我注意及所有的集會，而且我參加，甚至出獵小狗的人的名字我也很熟識，收穫的情形，肥牛的價值和豬的怪病，統統對我有趣味，可憐的過去，或許是這是極不智的事，但我讀這頁時好像吸着英國的空氣，又可以對着這發閃光的天空增加勇氣。

破毀的葡萄樹和殘爛的石，已變做沒有價值的物件了，但若果我要控制起思想，我是可從濕的竹籬擲得到答里斯花的。

因為我們，我才可享我的下午，看着那小茶壺，轉變做有笑容和有生氣。常規是永不改變的，仍然是一片麵包和一片牛油與及中國茶，我們真是一對秘密的保守派人物啊

，保持着一貫作風，因為我們在英倫是這樣的，在這裏陽臺之上，從日光的考察，我想這大約是夢特里的四時三十分鐘，那時這扇門將會很準時的被推開，臺上的佈置也是永遠不變的，銀色低邊盆，一個壺，一張雪白臺布，當着士巴的耳一低，似乎表示餅食搬進來不過是一件極平淡事，這些盛饌和以前一樣地擺在我們面前，現在我們的食物量是很小的了，我現在可以看見了這些碎餅，細小而脆的烘麵包和成片的麥餅，又有夾餡的麵包，華麗而且味美；還有特別的薑包子；天使餅真是入口鬆化。送雪茄的食料和要剝皮的乾果與葡萄乾等，這可算是豐富極了，足夠飢餓的人家做一星期的糧食，我不知道爲甚麼要這樣，這種耗費的用途有時使我頭痛的。

但我永不敢問丹花士夫人她爲什麼要這樣做，她是會笑我的，她的不可捉摸的笑，使我好像想着她正在說：「當地雪打夫人仍然在生便沒有任何悲哀了。」我不明白丹花士夫人現在和非夫做什麼，據我所推想，從她的面孔看過去這是她第一次給我以不愉快的，我從經驗去着想，「她以我和李碧嘉相比較；」這尖銳的陰影插在我們中間……

好，現在已經過去，一切也完結了，我已不受苦痛驅迫，我們倆都得到自由了，甚至我那忠誠的者士巴也快樂得到處去爬，再沒有夢特里了，雖然我在夢中，也覺它不過是一個空的驅殼獨自在深深的樹林中，這只是雜草叢生之所，百鳥齊集之地，有時或許

一個流浪者對此發生興趣，有時一陣驟雨便要到處找尋躲避的地方，不過總要膽壯的人才在那裏行而無礙，但你這膽怯者，你是有神經質的——夢特里的樹絕對不適合於他，小灣中的小屋必令他戰慄。微雨洒在搖動的屋頂上好像有戰鼓的聲音，他無論如何不感到興趣，還是留在此地作爲空氣拙劣的地方吧……那路亭的角落也要受同等看待，因爲樹枝侵佔在路面上，雖太陽未落地也不是一處可以安息的所在，樹葉沙沙作響，聲音好像一個穿了晚服的婦人行動時的聲音，一塊樹葉落在地上滾動出滴瀝之聲，那滴瀝之聲便是像婦人慌亂的脚步，沙路上的痕跡就像是婦人高跟的印子。

我在陽臺上已倦於想這些事物，轉看各種風光，毀壞的葡萄面對着日光發出愠怒，沒有陰影能夠侵進那極強的閃光。我或許有一天用情感來欣賞它，但要當它感動我的時候。若不用愛情，也要用虔誠的心情，虔誠便是我所渴望的物件，雖然它今日來得是比較遲了一點。不論怎樣估計，我的畏縮，懦弱，和羞怯於見人的弱點都已失去了。比之我初來夢特里的時候，真是大大的不同，因我起初只知期望，渴望和以爲得到強烈的快樂。這是我缺乏平衡思想所致，當然對於一個像丹花士夫人是有惡劣的印象的。爲什麼我要相似於李碧嘉呢？現在我能夠自我觀察，至於回溯當年，便是齊整而鬆亂的頭髮，青春的不施脂粉的面孔，衣服極不合度，一件襯衣和自己創作的跳繩者所用的衣服，跟

隨着雲合巴夫人，像一個畏羞的小狗，她常和我用餐，她矮短不平衡的身體蹣跚而行，還加上高跟鞋，她好小題大作，穿上綳邊的上衣，襯出巨大的胸部和飄搖的肥臂。她的新帽插上一條怪異的羽毛和額角成傾斜狀態，露出廣闊的好像一個童子的膝頭，一手執着大的手袋，容量足以裝着一切通過證，訂婚日記，橋牌的登記簿。而另一隻手則常常撫玩她那個不離身的小望遠鏡，這東西實在是別人欲保存秘密的仇敵。

她常坐在她那張常坐的椅擺在酒吧中的一角落，貼緊在窗前，提出那望遠鏡，放在那豬眼般細的眼睛上，左右不分的觀看風景，於是她又會放下那用長黑絲帶縛好的望遠鏡，然後發表她那些無聊的宣言：「沒有一個出名的人物，我就要去告訴那管理者減低我的賬單，你以為我來這裏做什麼？來看侍役不成」？於是她便叫一個侍役來她身旁，她的聲音既不接續而且尖銳，衝割着天空好像一把大鋸。

我們今日所食的那酒店對有精美裝飾而且有廣大食堂的蒙特卡羅的葛地阿沙酒店來比較就很有分別了。至於我現在的同伴，那溫雅淡定巧妙剝着柑皮，對着我微笑的他，比之那腫大手指的常用玻璃鏡以獵奇的雲合巴夫人又是另一格調。她還要連累別人，當時那不謹慎的侍役，他竟用直覺判斷我也和她一樣的下流，所以他給我的一碟火腿和牛胸是別人退回不用而放了在雪櫃半個鐘頭的，還加上顯明的慢客態度，我記得一次和雲合巴

夫人居留在一鄉村旅店中，那些女侍永不響應我那憤叫的鈴聲，也不給我鞋子和早餐，冷清的空氣充滿在我臥室的內外，在葛地阿沙旅店也是一樣，雖然程度是減少些，但有時故意惡作劇，而且疾言厲色以對付我所使用的人，我這個年少而無經驗的人，因此有何感想？一個感情用事和歷世未深的人，處於這樣荊棘的世界，所謂真實之言，到底有什麼功效。

我記得我明知那火腿牛腩已經放乾了，而具有人從邊緣切過，但我沒勇氣拒絕它，我們很靜的吃，因為雲合巴夫人常在食的時候，聚精會神，當她食興正濃，醬油是常流在的煩傍。

冷食並不能引起我的食慾，從她那邊看過去隣座，這座位是已經空了三日，這次有生意了，那侍役禮貌遇到，鞠躬盡瘁地請那客人去這座位。

雲合巴夫人放下刀叉，取出望遠鏡，她注視着那人的時候，我實在覺得赧顏。那新來的客人覺得很奇怪，便在菜牌的上面雲一雙眼過來，於是雲合巴夫人放下那望遠鏡，騎過一張椅走來我的前面，閃着她奇怪的小眼睛，她的聲音也略轉沉些。

「這個麥森地雲打」，他說：「是夢特里的主人，你是應當聽過的。他看來沒精神，是嗎？他們說他尚未忘懷他死去的愛妻……」

三

我不知道我今日是一種什麼生命，如果雲合巴夫人不是一個勢利小人的話。

想起來很有趣味，覺得我的生命好像一條絲線而由她牽引的。她的奇異便是一種病態類乎癲狂的，起初我很感震慄而且覺得很煩騷，我好像一個小孩子應當受父母的責罰似的，當我見有人在後面諷笑她，或是用暴力掩門聲以對付她，我的心便要替她受苦，她現在已來了葛地阿沙，但在若干年前，她的過去時期——這些事情已傳遍了蒙特卡羅——便是收集各種只經一次不介紹的所謂朋友，若和她相遇，她是無論如何也要自動介紹的，在她的俘虜未發覺其危險之前，她已叫她的侍者預備請客，她的攻擊方法是這般爽直與閃電式的，便令人很難有漏網的機會，葛地阿沙酒店的接客室和走廊之間放着沙發椅來設一個陷局，午餐和晚餐之後她便在那裏用咖啡，各人來往都要經過她面前，有時她僱請我做餅餌以陷人入阱，我既憎惡這種使命，所以有時我離開沙發椅借故看看報紙或和他人談其他閒雜的事。好似社會的名人必定要飼養她恰像病人必要吃藥一樣地不可避免，她從精細處着想，每一個從報章中社會裏所發現的面孔和姓名都被集中在一個簿中